

元代史書 二卷

元
代
史料
叢刊
初編

黃山書社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九

竹添

宋紀三十九

起紹熙庚戌盡紹熙甲寅九年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昭文順武聖德慈

孝皇帝

紹熙元年春正月丙辰朔帝朝重華宮 二月辛亥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

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

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祉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

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莫

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

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踈棄正
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
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
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
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
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
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
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徃徃推忠
直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累身以退亦曰憤懣而
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臣欲熄將來之禍

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未爲皇極之主使
國是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
由此而息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
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
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
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
見之數日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
策言曰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
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
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嘆擢爲第

身資元通鑑

卷之三

二

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夏四月以伯圭嗣秀王伯圭壽皇母兄而秀王子傅之長子也詔即湖州秀園立廟奉神王建祠臨安府以藏神御如濮王故事而以伯圭嗣王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入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 秋七月乙卯以留正爲左丞相王蘭爲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番臣簽書樞密院事 冬十二月丙戌王蘭罷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番臣參知政事

紹熙二年春二月癸未班會元曆三月丁巳詔自今邊事令宰相與樞密院議仍同簽書 冬十一月

壬申帝有疾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
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
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
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柰宗社何后覘藥實有
心啣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大怒
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
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
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
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
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

宋史通鑑

卷之三十九

三十一

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
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
責后后怨愈深

紹熙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 三月帝
疾瘳帝自有疾重華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
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寢清宰輔百官下至韋
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扣頭引裾號泣而
諫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
以爲憂 夏四月乙卯以丘密爲四川制置使初留
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

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霁往霁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捷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大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六月辛丑以陳騏同知樞密院事騏疏三十條如官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于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不節則財用竭皆切于時病冬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左表中書舍人

黃裳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
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
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玉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
通 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
人大悅 后歸謁家廟推恩使臣鄧從訓等一百八
十人 是歲諸路大水

紹熙四年春三月辛巳以葛邲爲右丞相陳騤叅知
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御史汪
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爲宰執
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

命當制學士申論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 癸巳帝從壽皇聖帝幸聚景園 金初設經童科胥指國以經童入仕爲太子祗應司令金主在東宮識之及即位遂用爲叅知政事持國爲人柔佞有智術時李妃得幸持國知金主好色陰以密術干之又多遺賂左右妃亦自嫌門地寒薄欲籍外廷爲重乃數稱譽持國由是金主信任之持國與妃表裏擅政士之好利躁進者爭趨其門四方爲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爲妃惡其卑賤庸鄙也翰林應奉文字趙秉文上書論之金主召問秉文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內

卷之三十九

五

族膏鞫之秉文遂引同議者修撰王廷筠等五人皆
下獄被斥然秉文詩文精絕與楊雲翼齊名時號爲
楊趙後爲翰林學士而卒雲翼忠厚善屬文仕至禮
部尚書廷筠博學知易尤工文且善字畫名重于時
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策亮才氣超邁喜談
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
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州之永康
益力學著書嘗環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也蓋以
地下於西湖耳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
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壽皇嗾然震動欲勝朝堂以厲

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魯觀聞而欲見焉亮耻之踰垣而逃觀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曰吾欲爲社稷闕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歸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竇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

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
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於壽皇蒞政二
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
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
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
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
間御筆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
官而卒 利州安撫使吳挺卒丘密命總領財賦楊
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以殺吳氏之
權朝廷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 帝念浙東副

總姜特立不已召之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
乞罷不報六月乃待罪六和塔而上疏切諫於是著
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祕書郎范黼彭龜年
校書郎王奭正字蔡幼學顏拱吳獫項安世等上疏
乞寢特立召命不報正因繳進前後賜賚及告勅乞
歸田里亦不報 戊申胡璠臣卒帝自有疾不視朝
璠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
定省爲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
剴切彌縫繕密人無知者秋七月乙丑以趙汝愚知
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 八月金主釋奠孔子

廟北面再拜。帝與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陽節。群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爲押班。中書舍人陳傳良不草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傳良趣進。引帝裾請母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邪。傳良痛哭于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傳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

遂傳旨罷還內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不受
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
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尚書趙
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
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
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
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
請逐陳源以謝天下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
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彥逾復力諫帝
始往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